



# 女子與知識



By

Mrs. Bertrand Russell

林玉堂譯



女子與知識

By  
Mrs. Bertrand Russell

林玉堂譯

上海

北新書局發行

初版 1929 4 30

1——2000

每冊實價一角二分

28920

544.54

482

2

## 目 錄

有沒有兩性的戰爭？ .....	1
婦女運動初期的奮鬥 .....	13
少年的婦女運動者 .....	25
做婦女運動的母親 .....	39
男子 .....	67



## 序 言

Hypatia 是（古代）一位大學講師，遭教會當局的斥責，及受耶蘇教徒的分屍滅體。這本書的命運大概也會如此：所以把他叫做 Hypatia。我這邊所寫是我所相信，而且決不因爲教會方面同類的斥責而取消或是更改。

Dora Russell

一九二五，一月。

## 集 評

“一番替女權……熱烈辯護的議論”

——Manchester Guardian.

“羅素夫人說出許多開通的女子所久願公然說出的話”

——Daily Herald.

“凡關心到這些問題上的人都得閱看。全書文筆佳暢，而末章結論尤值得作文學讀品咏

誦玩賞。”

——Westminster Gazette.

“羅素夫人的篤信實堪欽仰。她深信科學的知慧，近代的心理學，及婦女的將來。她的誠恪與毅力，使她幾乎處處得到佳妙的合于實際的結論。”

——Nation.

**Hypatia**

女 子 與 知 識



(一)

Jason 與 Medea (註1)

## 有沒有兩性的戰爭？

近代生活的一種特色，就是夫婦間的口角範圍擴大，跟現代戰爭一樣，不但牽及個人，或是小團體，而且包括兩性及社會的整個階級。在往時 Jason 及 Medea 兩人互相角鬥而兩位都不是十分模範人品；雖然各方表示他所代表性別的蠻性及所受的冤屈，他們兩位都未曾想到用政治或社會改良方法來求一解決或

是協調。自然 Jason 居在與暴烈反抗女性相對的反動地位，勾結國王及國家的勢力——來壓服，驅逐，但並不是來圖補救善後。 Medea ——像許多才幹超異的女子——因為遭男性個人及團體的蔑視及感覺他們的忘恩負義，窘急欲狂，並且因為明知法律對於女性素來只是一種把戲，<sup>1</sup>所以跟近代的武力女權運動者取同一方法，作蠻橫的抵抗。處于今日，我天天還可在日報上讀到母親因為飢寒交迫投河自盡或是溺死兒女的新聞，我決不能將神話中的 Medea 只看作黑暗殘酷古代的人物。至于 Jason，本來大家以為他是代表一個尋常的男子。

(註1)依希臘神話 Jason 是希臘一國的太子到 Colchis 取「金羊毛」，歷過種種艱險。後得一位女巫 Medea 之助取得金羊毛，回國與 Medea 結婚。不久夫婦被人充軍，在流離國外時 Jason 遺棄 Medea 另娶新歡 Creusa，Medea 乃再用妖術殺死 Creusa 及其二子而逃。

所謂性的戰爭起源于最近二十或二十五年

間，女子爲她們的國民選舉權及正當發育而奮鬥之時。沒有女人要否認這戰爭是由我們開釁，就是說我們是反抗自有史以來不斷的以男性壓迫我們的制度的叛徒。照同樣的講法，也可以說階級的戰爭是由無產階級開釁。記得女權運動戰爭偉蹟的人知道當日的經過的情形是這樣的：我們提出我們公正的要求，人家只加以非笑。我們只好回罵——幾世紀受橫加壓迫的本性與智力所蓄藏的憤怒，窮窘，絕望一齊發洩。男人用臭蛋擲我們作回敬；我們以打碎窗戶爲還報；他又以牢獄，苦刑來作對付方法。人類是容易忘却的，所以我們應該記好以上所說的是最近的史實，並不是近代 Jason 用來恫嚇膽小者所好描寫的將來性別戰爭的慘劇。

性的戰爭有沒有存在呢？在過去時代是有的。說起真是一場醜戲，而且倘非有更醜的歐洲大戰發生，也不會這樣早的和平了結。因爲我們有功于殲滅我們自己的鬪裔，在一九一八年，他們給我們選舉權，也同樣的賜給幾

個 Dames 及 M. B. E.'s (即 Memb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的勳位。如果我們照 Medea 的辦法，男人照例必定要生氣。他將這選舉權只給比較老的女人，他們所謂較安分守己的。受愛國及婚姻制度（依照普通女人的婚姻觀念）所磨練出來的結果，可以使較年老的母親犧牲他的兒子，比年青的女人犧牲她的情人還要甘願。其實這未必盡是由磨練所致。如果女子得憑依她的良心思想，發言，動作，也許我們要發見，平均起來，女子的愛她的情人比愛她的兒女還要強烈。母親愛子的本性——真的，不是假的——較罕見，但是有這本性的時候，也較恆久。

還有一種答許到今日還未見履行——因為現在沒有政治家能明曉性的問題跟階級戰爭一樣的基本重要，而且比國際貿易及帝國的發展還基本重要——這個答許就是要使女子與男子享條件相同的選舉權。大戰時期的特色就是男女的親愛合作（“good fellowship”）跟各階級的親愛合作一樣。那時候，大家意見以為

女子已經顯露她們的本色，從此以後，無論公私，男女兩性是要互相提攜。大家以為性的問題已經解決，此後一切不平等將逐漸剷除。因為有這個答許，這個半勝利，婦女運動者主張媾和，而放棄他們的武力手段。

但是 Jason 總是滑溜溜的不易捉摸。他是個戰士，（請你注意），而且是個君子。既然不得公然開戰，他便散隊截擊。他把出嫁的女人打出她們最相宜的位置——教書及做接生醫生——雖然以婚姻為理由而禁止婦女操社會職業是法律所不許。他騙奪失業的女人應有的保障，比他騙奪失業的同性的保障還要狡猾，還要殘酷。他不明白婦女在工界及專門職業界的競爭是戶口壓迫力的競爭而非兩性的競爭，他拚盡死力要把婦女逐回居住家中仰人鼻息的位置，逐回入不敷出窮苦萬分的生活；然後等到她因為生育兒女加增男人及自己的窮困，要求防制這聲勢洶湧無可逃避的生育怒潮時，他只站在旁邊非笑。但比這些散隊截擊更可怕的就是以宣傳做防敵的『煙障』。雖然婦女

運動者大部分已停止進攻，凡能辱罵糟蹋婦人的人，無論古今，都能在平民的日報上得廣大宣傳，及取得尋常書局的馬上同意。

這種是極狠毒的宣傳。例如那些講時裝的雜誌告訴我們，現在幸而漸漸復到祖母先輩的時風；在別的地方我們聽人家恭維現代女子的坦白無偽，接着便警告我們不要要求平等的薪俸及平等的機會。（見一九二五年，正月四日 Lovat Fraser 在 The Sunday Pictorial 所著的一篇妙文）。還有，我們聽說，女子並沒有好好利用她選舉權的機會，如工黨執政時期一樣的沒有利用機會，做些事業；不然便聽見報告說所有女子候補（議員）全部落選，雖然工黨票數之所以逐漸增加，是大部分靠着一些有知識明白目的及手段的工界女子的投票及她們的組織宣傳。現在有許多中等階級的女子，來做這些工界女子的援助；她們在一九一四年戰亂時期還很年青，能夠感覺不滿于當時的戰時政治，而在一九二四年又年紀已大足以取得國民的選舉權。還有幾十萬在二十至

三十年紀之間的別種婦女，做母親的，專門職業界及工界的婦女，不久也要起來作有力的表示。在于這一類的女子，平等原則與呼吸空氣一樣是天經地義的事——她們也沒受過傳統的壓迫，也沒經過抗叛的折挫。我敢說，如果工黨的組織不這樣的受男性心理所支配，視男女平等選舉權案為比較不重要，工黨也不至于在一九二四年這樣的大敗。如果廿一歲的女子能得選舉權，工黨的候補議員必能多得票數。我曾看見過年青的母親在選舉場外嗚咽歎息，因為她們不得解決她們自己及她們子女的將來的選舉票。至于女子候補議員的失敗，無論誰，連作反宣傳的寫社論者在內，都明明知道，在她們所隸屬大多數的選舉區域，就使有男子候選，工黨本來萬無當選之理。在這一點上，Jason 在黨部裏頭也表示他久已聞名的仗義精神。

我並非要證明女子為那一政黨投票（比如工黨）與她們的提倡女權為比例。但是私意確以為將來有最大貢獻于婦女運動的思想及解

決實際困難的人，大部不在于中等階級女子而在于有進步思想的工界女子。有一位最頑梗的反對女權者，即 *Lysistrata* (女子之將來：按見本叢書) 的作者，一位公然反對民治主義者，他所根據以立論抨擊女子，都不外在上等及中等階級，所觀察的事實，幾乎不超出于夜間娛樂所及城郊的跳舞場的範圍以外。照他看來，什麼都是我們不是。我們最大的罪狀是『謗瀆人生與男性』；第二罪狀便是不能先事防止致令食物裝入罐頭；其次便是恪守中世紀和尚及騙人的清淨教父兄所灌輸深入于我們腦中節慾派的人生觀念及性的觀念。實業革命也是我們的不是，因為我們放棄紡織，磨磨，釐炊的職務。醫生的罪惡也是我們不是，因為我們不曾繼續維持開發草方塗敷藥石的天職。我們應該負責，因為不曾發明無疼的生產法，以致我們的兒女額上有接生儀器的瘡疤，這些儀器本來只用為救活母親之用，而且這些兒女未曾在他們不仁的母親懷中乳哺。（Jason 聽啊，戰爭是沒有瘡疤的啊！）。我



們將何以自圖補救，何以贖回前愆？我們這些膽大妄爲的人竟敢希望科學在母身之外製造嬰孩，我們應該再低首下心擔承婦人全部的職務。我們應該投票來恢復貴族（註2）。我們應當廢止罐頭食物；自然我們須再一面紡績，一面哺養一年生一個的嬰孩；如果必要時候，不妨溺死或葬送嬰兒，因為節育的事是悖逆天道而且使男人不樂。在我們閒暇之時（在現此仁厚的制度之下，我們自然有許多閒暇）我們須研究發明飲食或體操的方法，使我們分娩時不覺痛苦，而且並會快樂。

（註2）我想這裏有一個妙法。女子既然不能列席上議院，我們可令貴族的夫人，照 Atholl 公爵夫人的例，做她男人選舉區內的下議院代表。這樣一來，近來守舊黨員所感覺恢復上議院的否決權的需要，也就可以免省。

這個是笑話，你說？不，不， Medea 這是一個男人，名叫 Rousseau，由墳中回魂。不久以前，他曾經對那些束腰及穿一打裏裙的女子講這種話。她們學問知識够不上跟從

Voltaire，所以他們聽信 Rousseau 所謂『自然之指導』。過了不少時候，他們便發見人家罵她們比男人未受教化，類猿，無理智，不適宜于參加公衆的生活。所以她們再想學好，怪可憐的，接後便是那可怕的『實業革命』，由是而食物跑進罐頭裏頭。到這田地，她們便有點倘恍迷離，莫知所之，這也可以原諒，如一切人類本可原諒。有人歸罪于科學，有人歸罪于文明，有人歸罪于肉商的聯會及麵粉廠主，但是真正的罪魁依古來的常例，還是女人。衆口同聲喝她不是——她生育兒女太少；她生育太多；她是野猴；她是裝飾的玩偶；她是清淨教徒；她是傷風敗俗的小娼婦；她未受教育；她書念的太多。本來人家罵她的束小的細腰；現在人家罵牠身材太不妖嬌，有似男子。著名的外科醫生發表意見，說現在女子似男性的身材及她所用軟的橡皮胸褸及貼身馬甲將來必致亡國滅種。（見我素來最無限佩服的 Sir Arbuthnot Lane 最近所著一文，登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廿八日。The Weekly Dis-

---

patch )。這民種經過四百年的（男人的）銅甲及十八寸腰束的壓迫，倒還強健如故；而且這民種本來比不上中國民族體質的堅強，而中國人本來却是以男性的身材為理想，中國婦人也決不能說有躲避生育的職任。再一種人說女醫生沒有膽量來管理分娩的事；他們很輕易忘記，自世界開始以至最近的現代，在古今婦人所必經過的分娩痛苦時期，都是由女人互相管顧。Jason 所說的話有道理嗎？Medea 的憤怒也是有道理公道嗎？我們不要問雙方的爭辯者。我們只須請 Hypatia 用考究事實的理智，來替我們找一條出路，來免除這回爭辯所致的煩擾糾紛。



(二)

Artemis (註3)

## 婦女運動初期的奮鬥

上世紀婦女運動的奮鬥剛開始的時候，最爲社會所見稱女子的美德就是美貌與無才。批評婦女運動的男子須記得婦女運動所由生的境地，及影響這運動方向的當日通行道德。在當日老醜的婦女常要遭人非笑；稍有才智的女子也要受人冷眼。一位男人娶一位年青美貌含羞的新人，而經過一年的結婚與一回的生

育，將她變成一柔和順服的主婦。貌醜的或是聰明的婦人，大半須吃大虧。不但在她們年青時期受人擯棄，享不到天然的愉快，而一待她們成了『老怨女』時候，也要受一班人的訕謔奚落。當然的，女人要用人工方法來增加她們的美，及蔽塞她們的天才。男性的風俗與宗教所規訂女子應守最嚴格的忌諱，就是關於性的知識。女子的貞潔須賴愚昧以保存，連做主婦及母親的人說到她身體上的變化也算近于非禮。這種傳統思想入人之深，及他的遺害于婦女，真是不易量度。

(註3) Artemis 希臘神話中司月及田獵之女神。

在拉丁文中作 Diana。Artemis 是一位處女，而司分媿，為婦女之神。

在往時與今日，人家總是指罵婦女運動者，說貞節與對於身體的輕蔑，都是她們製造發明出來的。這種可笑的話可由歷史的事實辯正。初期的婦女運動者只是歷史與傳統的勢力所形成；在她們反叛的時期，她們不能不如此。今日男性與女性所要攻破那蠢笨的女子的

理想，實發源于耶穌教的節慾思想；除非聖保羅是一位化裝的女子，我總不明白何以這最害女子的女子名分思想須得由她自己負責。在西歐未信耶教的時候，北方野族的女人享到同她們丈夫粗率平等的權利。在古代的史詩中我們看見這些強健的女人，做英雄的妻，欣然的論功行賞，雪辱伸冤。她們並沒有屈身獻媚的需要。兇蠻而倔強，她們還是野人的相配的平等的伴侶。

過後便是和尚，女人包頭巾，朝服，勇士，誦經，禮堂，及虔誠溫柔的上下睥顧盼的時期。本來隨性自然，或愛戀或憤怒而澎漲跳動的野族胸懷，現在也會驚皇也會吁嘆。Brunhilde（女俠：註4）的情火已滅；她光亮的崖石已成一片荒墟。Agnes與Mary（女基督教徒）坐在樹陰底下喁喁談心。倘使她們不是溫和與長于產育，初期的節慾主義也許要興義師來向那位妖魔——女人——問罪。幸而一條靈魂尚得保存，她只好混過沒世無聞的一生，希望在世忍耐順服，也許在天上

可得一頂美麗的冠冕以爲還報。後來來了清淨教徒，連這一點希望都由她奪去，派定在此世只有醜惡及否認肉身，在天堂只有一羣穿漿硬白臥衣的人，帶着鼻音唱他們的醜調來淹沒他們更醜的醜相。

(註4) Brunhilde 是日耳曼族古代史詩Nibelungenlied 中的一位女英雄。

一陣的理智主義的空氣——短暫，倏忽，一陣『自然』的微風——以後便是穿短裹褲，張裙箍，及懼地獄，懼父母，懼丈夫，懼人言的生活。誰讀過 Fairchild Family 一書要奇怪在這種父母殘虐，社會偏見，宗教迷信刺激難堪的壓迫之下，十九世紀的婦女還有膽量敢起來反抗。

所以這反抗有一點焦急，帶一點節慾觀念——似乎表示受社會與評輕蔑的怨女的悲憤——有什麼足異？我想這些先鋒並不是清淨教徒，她們是一班信女，將每回慶祝成功的牌匾掛在 Athene (註5) 及 Artemis (註6) 的神廟，氣喘喘的，眼精，足捷，勇往直前，怕受



金蘋果的誘惑而至敗亡，成婚，如 Atalanta (註7)所遇到的命運。『貞潔如 Dian廟穴中的冰乳』。牠們不得不貞潔，這些在以女子昏倒及留鬚髮爲時髦的空氣中替我們奮鬥使我們得到學堂，書院，自由的肢體，強健的體格，戶外的生活種種幸福的人；她們替我們開闢經書，科學，醫學，歷史學問的門徑；使我們放棄那些鄙賤的閨淑的小藝；她們在我們的教科書上題詞說：『學問的泉源現在已經啓禁』而替我們開放世界的門戶。

(註5) Athene是希臘神話中司文藝知識的女神。

(註6) Artemis主體育，見本章首段小註。

(註7) Atalanta相傳是王女，生長山林間善于田獵，以捷足聞名。後來同王朝，對於求婚男子提出一個辦法。凡求婚者須與 Atalanta 賽跑，勝則可與成婚，敗則須就戮。後來有 Milanion得愛神 Aphrodite 之助，得三顆金蘋果，在賽跑時故意墜于途中。Atalanta看見金蘋果捨不得他停足去拾，遂賽敗，而與 Milanion 成婚。

她們，這些先鋒，終身無夫，無子，她們

倒創造出來幾千萬的新女子，改革她們身心，使她們享受在過去時代只有極少女子所享受勞心勞力的生活。正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新學』啓迪男人的心性，今日學堂大學對於女子的開放也有同樣影響。現代及前一代的多少女子，本來須在窮酸貧困愚昧無知中度過一生；現在得在教育，醫科或他種職業上感到快活。幾千萬的母親現在可欣然看見她們兒女心智的發展，或幫助他們預備『功課』或同將近成年的兒女辯論政治問題，而得此中快樂。

我們，我們現代女子在一方面上可以說是那些先鋒的嗣裔，思想可以貫穿宇宙，生活布滿身心的愉快，有時可以樂到神魂飛越——至少我們在秉筆批評之前，須得歸功頌贊那些放入光明的先輩。

我們在報章讀到自作聰明的男子談起現代青年（大半是女青年）的罪惡之時，不得不笑他們入題方法的錯誤。照他們所說，似乎現代婦女的如此，純出天然：她們身心的發育養成與他人無關。這些批評家如果談到教育及

早年訓練時，不外謗瀆那些嫉怨男性的婦女運動者，說她們教現代婦女放棄她們的天賜的權利——男人的愛。這種批評要如何同主教悲傷現代青年淫邪放恣的論調互相融會貫通，可以請 Jason 或是 *Lysistrata*（婦女的將來）文詞飄逸的作家自己去解決。我們的職務，不在給女子（過去的或是現在的）定罪，只在忠實表記往時形成她的勢力及將來甄陶她的慾望。因為她，只有她自己，是她命運的主宰，決不容男人或是信條來阻礙她理想的完成。男子謗瀆女子與人生已經太久了；須等到問題分較清楚，戰鬥較多時間，才能建立男女合作最後的基礎。現在還是太多證據證明男子，雖然表示親善與關懷，還在想奪回我們所已奮鬥得來的一點勝利。

所以有些老年人看見中等及上等的女子與中等及上等的男子作同類的愚昧行爲，引爲危懼。我們對於這班老年第一要問的是：『他們給他們的女兒的是何種的教育，而且這些女兒的母親曾經受何種教育？在她們易受影響的

兒童時期，關於婦女天職的通行觀念是屬於何種？』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要回答，他們曾給她們閨淑的教育，使她們可做君子的賢配。這一點我們早已知道。這位閨淑吃，喝，消化，穿服，叮嚀幾下鋼琴，跳舞，歌唱，打杓球，屈服于性的要求，沒有一點解剖學知識就生產一個小孩，覺得此事討厭，大概也不再生產。誰的錯？不是她的。上等人家閨媛的完成學堂(註8)，並沒有教生理學或是生育知識，而且大家閨媛並沒有義務替他們傳種。也許這一點可以告慰。

(註8) Finishing School 是西洋富家女兒中學畢業後所入學校，專習外國文，音樂，治家術等有關社會交際及治家之科目，約一二年畢業。

但是還有許多父母要告訴我們，他們曾給他們的女兒當日學堂中所能得到好的完備的教育，如最近五十年間受婦女運動宣傳影響相繼設立的通常好的寄宿學校及日校。以外還有工界的女子，她受過同她弟兄相同的，在初級學堂所能沾染的教育。我們可別忘記，這初等教育

在十四歲時截止。

這種的教育有錯處沒有？如果有，錯處何在？我的意見不能說沒有錯處。理由在于女子由長期壓迫中所生出自覺遜色的感念，這種感念的自然結果，使她們努力上進時的主要宗旨要證明在各方面她們可與男子相頡頏。第二宗旨便是證明不一定要有男子才能過活。這正像工人的家境暫裕時，要證明他是個 bourgeois（小資產階級）。兩種的努力都是認錯宗旨。每個階級，每個性別，都有他自己所可貢獻于公衆的事業，思想，知識，為他人所不能貢獻；在一味摹倣他人時，他只使自己及社會受損。這婦女運動，像在空氣激昂會中的一個發表抗議者的聲音，驚皇，錯亂，不敢自信。她們不敢說，女子也有身體。她們唯一的希望是要證明女子也有心知。這也却不錯，因為男女中最重要的事實並不是性別之分，是他們都是人類，應共同享有世界知識，並且用此知識為同居及生養兒子的基礎。

有許多未出嫁的熱心婦女運動者常在女子

中學裏慨惜現代輿論迫着她們叫她們的女學生用功于不相宜的科目，希望她們將來進大學時可以一切順利，勝過男子。還有許多別種婦女，自己深吸入母親或是傳統的女德理想，深喜她正在創造一班博學而無性覺的女子，深喜她們有一日能強迫那些野性淫邪的男子來屈服于她們所創出新的女子理想。你怎麼見怪她們而不歸罪于罪有應得的人？如果有一天，在一許多禁戒的世界，男人也被迫須跪拜于他所假造拿來恫嚇壓服妻子的 Mumbo-Jumbo (註9) 神前，這不過也是淫邪的男子及其女子理想自作自受的循環報應而已。

(註9) Mumbo-Jumbo 是 Nigeira地男人用來懾嚇犯罪女子的偶像。男人知道，但是女子不知道這偶像是假的。見 Mungo Park's Travels)

所以婦女運動者的教育理想有一樣缺點，就是她們多少否認或是忽視性別。婦女運動家有一種可憐的希望，以為如此然後可使居高位的男子相信，女子可以有學問而同時不失其為閨淑。但是我要指出這種（專重知識）的

缺點是自古以來凡關於教育（特別關於女子教育）的理想所公有，所以男子，無論老少，要用這個來歸咎女性，未免有欠大方。我們因要顧忌男性的反對，只做到膽量所及的地方。今日少年的婦女運動者極願承認如果在過去能多進一步，是于我們有利。從來沒有女子教育預備我們做母親，現在這種教育急應開始。從來沒有完全認真無偽的女子教育，這種的教育急應開始。有什麼知識，比解剖學及生理學于女子有更切身的重要？這類知識，只有要學醫的女子，能知道一點，而且也要十分慎重。在偶然翻檢一個女子中學圖書館的一本解剖學書，我看見關於性別及生育的圖案細慎的模糊起來。這豈不是正所以激動好奇心的良方？我們不應責難青年婦女，想要遁躲婚嫁，性別，生產，或是身材近似男子，如果我們小心的將她們當作男子看待，盡力對她們掩飾她們身體構造的不同，或是關於她們將來命運的知識。我並不是要坍塌婦女運動過去偉績的台，或者要叫婦女脫離現有正當的職業。

我的意思在打破最後一層的障惑。Artemis（司體育運動）纖腰而勇毅；Athene（司文藝學術）莊嚴。我們同時敬拜兩位神明，是很適當的。

但是 Demeter the Fruitful（註10）的命令也是堅強難却的。如果我們要繼長增高前人的盛業，我們須老實承認在過去時代我們未免有裝羞作態，須承認在於我們，身體不僅是心知的軀殼，而是消魂暢樂的寶殿：可以說是寄托後代的寶殿，由我們看來，現代婦女運動的主要工作在於承認及宣揚性別，在於永消莽滅一句傷風敗俗的誑語——這誑語說肉體是心靈的阻礙，而性別只是爲着傳種必須容忍的一種無法逃避的弊端。了解性別——加增性別的尊嚴，美麗，並應用由科學得來的知識來代替現時獸類的本性與齷齪——這是將來渡過 Jason 與 Medea 間隙的津梁。

（註10）Demeter希臘穀神，主五穀及普通農牧。

在此地代表生殖蕃衍意義。



### (三)

Aspasia (註11)

## 少年的婦女運動者

我們雖然承認婦女運動最初的宗旨，在於使婦女得到學問，啓發她們的心性，教她們用腦力，而且全不注意到性的問題，我們也不能實在說初期的婦女運動永遠否認或是蔑視肉身。學校與大學都注意使女子有機會發育她們的體格，作戶外運動，游泳，打網球，拘球，蹴球 (la rosse)。維多利亞時代的青年女子逐

漸感覺纖腰豐臀爲可恥。她暫感覺食量佳暢（註12）于女子同于男子一樣的適宜，不再私下噓吃點心，而在三頓正餐大哺大嚼。不聲不響的從不提到這可怕的『性』字，這些不嫁的婦女運動家，單注重健康與體力，製造出來一班青年女子，對於飲食以外的大欲也要坦白無僞。

（註11）Aspasia 西歷紀元前第五世紀的才女，以才智美貌見稱，爲雅典王 Pericles 的愛妾。Pericles 是『右文之主』又值希臘的黃金時代，故一時文人學者出入于Aspasia之室。後來Pericles死，Aspasia又與 Lysicles 同居。

（註12）也許所謂女子食量的少有生理學的原因。在一對烏鴉食肉時，我看見母鴉只吃一點雄鴉不屑吃的小部分。是不是在野蠻狀況中，只有肯吃男性遺下細屑的女性才能生存？這是不是有性別遺傳的一例？

我總不明白我們的身段有什麼不對。鋼條與橡皮總比橡樹板及淡紅膏（譯者按：往昔女人裝飾所用）爲較近代的品料。我們，或者

我們的情人（現代男子）都並不覺得古式跳舞廳的天花板所繪的情逸肥胖坐在玫瑰花中的愛神有什麼美處。無論戴高帽留長鬚的風流老輩作何感想，這些愛神只是呆笨，放恣的東西，連做好母親都夠不上。什麼叫做好母親，在下章自有討論，此地我們只須說，有危險的難產，多半起因于軟骨病所致的偏狹尻盤，較少是起因于被裝飾的緊身箍所束小的臀部。還是請醫生變為社會主義家，去給養窮民，不要空費時間為着幾個無關緊要的時髦婦女的不宜產育而惋惜長嘆。現代的大半中等及上等人家的女子——及大半的工人女子——一直到成年時期，不穿緊身箍。她們跳舞及作健身運動使她們的身段輕盈。她們游泳，及作戶外遊戲。家中有錢營養充足的女子都如小貓的雅逸，活潑，康健。到了成年時期，女子必有幾年的專尚冶容美飾，緊身箍也不足為害。這肌肉堅實的細小身體不會容受過量或過緊的束縛，而且骨格已經順序發展。女子服裝的妙術可以使身材看出似乎瘦小。穿的很少，又沒有堆積

凸出的地方。在那似男子的身段之下有堅實的小乳，清楚彎曲的臀部，腹部的曲線與大腿一點不遜色于的 Milo 的 Venus。

Artemis（見註3）造成現代的女子。這是已經承認的。但是 Artemis 也得她的獻身的誓願嗎？

恐怕至少這次我們不能不說主教們對。雖然有教會的努力防範，雖然有當局盡力以養成酸辣或是虔誠的怨女為宗旨的教育，現代的女子並不十分守道。Lysistrata 的作者所描寫的一副圖畫實在可憐：一些無性覺的女子像織器的梭子在地道車及公共汽車中魚貫往來供無聊的職務，自己謀生，並且聽信婦女運動者的宣傳，拒絕與男人接觸。這男性仇敵——在職業上要受侵略，在迷誘女子時要受挫折：真的嗎？我敢大胆的猜料，以戶口的比例相較，現代女子終身保持貞潔的比維多利亞時代或是比中世紀少。大半女子所以自己謀生不肯放棄職業的原因，是由于她們的性覺，非由于性覺的缺乏。一婚嫁便有嚴厲的丈夫，有兒女，好奇

的好管閒事的鄰家——大半的婦人只有屈辱卑賤的奴隸地位。如果能得一星期三十先令，打字或是在店裏工作，少說話，或是昂首感嘆着說『獨立最好』；在背景呢，一位情人可以總有法子在晚間相會——一個沒有法權而不能虐待她的情人。也許是一位想要做成丈夫的情人，但是除非收入富綽或是隱固，目前無望。結婚會使這情人變相：這一點 Aspasia 知道。結婚也會使她失了那一星期三十先令的收入，這收入是使她避免淪入于野蠻時代的屈服的唯一出路。不然，Aspasia 是在學堂或是大學教書。她是一位老練的教師，對於她的工作及學生頗能盡心。也許她是某專門科學的攷據學侶，愛這工作如愛她的生命。也許她是在社會服務的醫生，正在醫治看顧婦孺。她很美麗，強健，有創作力。有男子來找她。她過了極快樂的休假，回來暗中生怕鬧出事來，就得失掉 Aspasia 所愛的工作——不然只有結婚，更加確定的即刻斷送這工作。『你自己審擇』主教們及學堂董事們這樣說（主教常就是學堂董

事)；『你自己審擇』，那些贊助教會的社會當局說，這些人願願意早見婦人脫離這不雅的外內科醫術；『你自己審擇，要愛敬男人，或是要服務社會』。這並不是婦女運動的主義——婦女運動者常反對這種觀念——這是中世紀的耶穌教道。這種思想把肉身的快樂與心靈的受用相對；還是繼續古已有之的學說，說克欲，出家，背棄魔鬼是安分守禮及得救的正途。我知道人家常說關於經濟壓迫的種種（婚嫁女子不應工作的）理由：男人應有工作的權利，他有一家妻子的重大負擔。其實這些都不是基本理由；而且那妒忌的男子心裏都很明白。『分敵以制勝』是對付職業工人聯合的戰略；這個戰略也可以拿來對付婦女運動。你如果能使未嫁的女子相信出嫁的女子是她的勁敵（註13），你如果能威嚇她們使她們相信屈服于性欲（無論是夫婦之間或是外遇）即是『非禮』，喪盡廉恥，應得終身苦痛的還報，——這樣你可以希望分散婦女反抗你的結合。

（註13）這個方法已經不行，從本年（一九二五）

全國女教員聯合會的態度可以看出。開通的女子比較受人歡迎，而女教員都相信她們都有出嫁的一天。

但是這却不易達到，如果 Aspasia 肯說話。如果 Aspasia 肯指斥這話的誑妄。她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尤其是在大戰時期，女子起來承認男女的性愛是屬於互相與受雙方平等的性質，由是而達到女子最後一步的解放。這話聽起來似乎一句俗套，但是實際上含着一種革命。說也奇怪，敵火陷身危在旦夕的時，並不使我們加倍想到成聖與天堂。只使我們感覺平常道德的規矩準繩的可笑；只使我們訕笑女德的飄渺虛無。因為父母與窮困不許她們結婚，環境又滿是變亂死亡，這些近代的 Aspasia 一面接受男子的愛，一面贈男子以婦人之愛，而感覺這雙方自由完滿的結合是神明所能賞給人類最寶貴的恩賜。這也沒有什麼新奇，道學家要這樣說——這只是邪惡。但是有，確有這一點是新的：雖然青年女子或者因為怕受飢寒窘迫表面上要承認舊道德的標準習

慣，她們心中却知道她們並沒有爲非，而且不承認有犯罪過。她們看性，雖然無婚姻，無子女，也是一種尊嚴美麗，快樂的一件事。一切的清淨教徒——及有史以來大半的男子——想要叫女人相信在性上她們的本分只是妊娠與生產，而不是一時的快樂。你怎麼不說在性上男子的本分只是獵獸與剝獸皮來供給衣食？能够享樂，而承認我們享樂，也不惶恐，也不後悔，就是至誠。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說，男子所貢獻作爲我們無性生活的解決的多妻制，在我們實行多夫制時不能算爲一種解決。現在像男女雙方再來帶假面具，實屬無補于事。簡單的事實是，女情人與男情人一樣有各種各樣的不同，只有誠實與自由能使大家得到順性的滿足。我們應當叫各男女有解決自己問題的權，而不爲輿論所挾制。這一類的道德問題並非抽象的繩則所能解決。一夫六妻不見得不是，如果一夫與幾妻能在這種辦法之下感覺雙方安樂；同樣的，一妻幾夫而且每夫一子也不爲不是，如果這夫妻子女能以這種生活爲滿意。所



謂不是在于使人類隔閡的規矩界限，使他們不能達到更完滿充分的互相了解。無論何一明白強健的男女都能證明，情人互相聯合能完成彼此間心性魂靈及肉體的了解，能加增雙方生活，才量，氣力，幻想的豐富。劃出靈肉的區別都是多事。靈肉沒有區別。一種的走態，一種的笑聲，形于言詞筆墨的思想，戀愛或是憤怒的狀態，眼珠和頭髮的顏色光亮——這些叫做人類，男的或女的。現代人是這樣的互相想像形容。在我們這樣想像之時，要來爭辨男女的愛情應否不及于亂（一種肉身的表現），實屬無理可笑。說心靈的互相感應便算完足是無用的。事實正正相反：做情人的知道由性的結合才能深覺雙方心靈的品性。說結果沒有嬰孩就是女子受騙，天然的權利被人侵犯，也是無益的。這話不確。

據說近代人類因為不知寶重身體，體力已經衰頹，不能感覺愛的最美妙的愉快。據說他們的消化不佳，口氣惡臭，牙齒不好。那麼古代的情愛是否更加快樂，在古代不知有澡

浴之時，在女子的『香氣』極爲罕有而值得詩人的吟咏，滿身酸汗僅僅可用香水掩住之時？John Donne 曾寫一首詩贈給在他情婦胸懷中寄宿的蝨子。現代差不多沒有一個上等男子敢向歐洲過去六七百年間的貴婦講愛情，如果他看見她們當日的真相。自然愛情充滿時，什麼蟲強，骯髒，惡臭——如果雙方平等——都不足爲害。但是我不相信體魄越粗壯，肉身的愉快也愈充實。自然健康是第一要着；但現代人要求健康，只在應用知識，不在回到野蠻狀況。我相信現代營養充足的青年男女的身體外內比往時還健康。我相信宗教道德將身心相對的理論的消滅——不是靠那一方的壓迫他方，也不是靠理智或倫理的節制，也不是靠恣性的唯物主義的放誕行爲，但是根據自然科學的發見，對於心理及生理的更透徹的了解——這身心相對理論的消滅使現在人生，尤其是使性愛，生產，兒童的教養加增多少愉快，喜樂，希望，遠超過往代純屬任性的生活。自然；這結果使我們惶惑。從此也許可

有不衰落的文明。我們只要有知識，有忍耐；謗瀆與暴動只會致于敗亡。

現代的婦女及能了解這問題的男人應該設法剷除關於性方面的秘密，羞恥與枯窘。現代人在行爲上已經有不少自由，只是說話上却還比較小心，因爲要受嚴重的處罰。有一部分婦女是不得自由說話的；凡有社會上地位的人都須保持她們的地位。你看正經的老年人如何愛一強健規矩的青年男子！她們如何的冷視凌辱欺負同樣的青年女子！我們現在所居的是一個社會永遠要餓死，悶死其中最好的婦女，這社會要在教育上或公共生活上壓迫她們發言的能力；然後轉向那屈服的分子訕笑詆毀她們受這種多年威嚇所變成的現狀。讓她們婚嫁，他們說，去做賢妻慈母。這倒也不錯，若不是婚姻制度上已受種種的忌諱，禁戒所包圍。婦女運動以前所以叫女子脫離婚姻是要她們回去時能有自衛，不撓的精神，可以使婚姻生活較易忍受。享過自由的婦女還記得她們臨到結婚時期的恐慌；在多半的人，這是在

社會做事的一層障礙；結婚是一終身的條約，非在社會公衆之前蒙一惡名受衆鄙惡，不得解脫；有一班苦惱煞人的莫須有的姑姨伯叔舅襟及種種的應酬；有普通的觀念以爲此後夫婦永爲一體，不得分離，而妻永遠須替夫管理種種的雜事；如果我們與男子往來便有人使眼色，表示驚異與非難；本來跟我們很好的男朋友現在要向我們客氣，拘禮；如果尙可以贖錢，自己的收入納稅時要算做我們丈夫的收入；生產的兒女，如果是私生的應算是我們的，但是現在却算是我們的丈夫的；最可怕一層，有一班做成奴隸的婦女向我們點頭微笑，恭賀我們嫁的富貴，永遠不必愁慮衣食。

讀者不要誤會我只在無理取鬧好作罵語。許多在自由時期很聰明卓越的女子，所以嫁後逐漸失了勇氣及強毅獨立，正是因爲上舉的種種積漸的細因及輿論的壓迫，正是因爲我們一出嫁便與幾百萬個婚姻觀念與我們不同的人同站一隊伍，受他們的規範。正如工黨的首相一穿上朝服就變腐化，自由的女子也同

樣受婚約的影響。除去想得兒女的慾望以外，沒有一樣足令我們忍受這種的婚制。我們以男女情愛的相互與取爲神聖，以養育兒女爲雙方平等尊嚴的一件事，以全身貢獻于情愛爲一種出于自由志願的贈送——我們所能給與最高的贈送，我們在愛情消滅時不願限制自己也不願限制他人的人——我們這些人須屈服于以所有權財物權爲根據買賣身體的一種條約；屈服于一種以罪惡，處罰，報仇的觀念論夫婦間過惡的法律；屈服于最多不過叫我們『服事』『順從』我們男人的教會。Aspasia 啊，請組織一情人的職工聯合會來征服世界，宣揚于衆，世上最需要婦女運動的地方莫如家庭。



(四)

Hecuba (註14)

## 做婦女運動的母親

以上我未詳細討論現代婦女與產育的問題，因為在現代還須講明女子于產育之外能夠有，可以有，活動的完滿生活。我明知道有一班教徒相信一種道理，謂性愛的用意不在雙方的快樂，而在于傳種。我也知道武力主義者勸告婦女婚嫁及多育兒女，當做一種愛國的職務，不但如此，有些醫生要牽強證明用

避孕品是違背自然與不合衛生。我們要注意，這些人並不反對女人一連下幾月帶用放在身內的橡皮具（如患子宮病者），也不反對用銀質，紙棉質，及他種身外的物質來敷塗補塞人身的外內在順自然而合衛生的戰爭勾當上所受的傷殘。我現在不討論社會風俗或是迷信的倫理，我只要討論經驗的倫理是非。現代女子的經驗是性是她們一種本性的需要，與男子一樣，而且節育避妊並無損于她們的舒適，健康，與安樂。正正相反的，女子一走到做母親的路上，節育是保全健康與產後休息期間復原的寶貴的保障。我並非要否認，人類所知道最美滿的快樂就是兩位強健有知識的人完全恣性的，互相欽佩的媾合，希望製造出來一個人，來做那時美滿的紀念。但是有種種以下要討論的理由，叫我們不要每年生一嬰孩。新近讀到 G. K. Chesterton 的論文，說媾合而不妊娠產育猶如搖旗吹喇叭而不作戰。如果這話是由婦人說出，雖然，表示她的經驗膚淺，還可以不失身分；由男子來說這種話，是一種



不可恕宥令人難堪的無禮。男子的性交，除去永遠搖旗吹喇叭，避免作戰以外，還有什麼事？大部分的男子對於妊娠期內的妻連一點溫存愛惜都沒有，對於兒女的看護養育也不肯幫助或是用心管到。

(註14) Hecuba 是 Troy 國王 Priam 的王后，生十九子。Troy 城被希臘人滅時，十九子盡遭殺戮，而 Hecuba 自己成爲俘虜，後來變成一狗，跳入海中。在本篇中代表受難的母親。

在現在情境之下，有對於產育的反抗，並不足奇。也無須十分惋惜。現在有許多女子，她們的身體與心性沒有受過相當的培養教育，使她們適宜于養育兒童的職務。許多人因此甚覺不安，實即這些人，如以上所說，在籌劃公私學校的女子教育時自己忽略這層。就是現在還是這些人阻碍最穩妥的救濟方法的進行：最好救濟的方法就是在男女兒童幼年時代教他們科學，生理學及性與生育的美妙。倫敦的區董事會其中必有許多董事，深痛生育率的減退及現代青年男女的兀突不安與不負責任，

但是這董事會于不久以前，在同幾位審慎選擇出來品行端正的男女校長商量之後，議決不採用在初中兩等學校教授性知識的提案。他們總是說今日各階級的女子會自己很容易得着這一類知識，但是在將近成年的人，所注意的不僅是單純的知識而已。父母師傅所不言，道德宗教的導師所輕聲提及，種種的欺言謊語假觀念所包圍的題目，當然的要被溫順的青年視為猥褻淫穢，而被噪鬧者視為粗鄙笑話的材料。

這並不是說，教授性的知識應採取莊嚴講道勸善的，或是純出感情的態度。所要者不過是生理學的功課，像教動植物學一樣自然的教授；然後對於男童解釋他們身體的作用，如何使他們健康，如何不應過早浪費或是斲傷他們的氣力。以外，應該告訴他們，女子不是一種所有物，一種奴隸，也不是比男子卑賤，而是人生過活上的快樂的伴侶；應該告訴他們世上沒有一種問題或是困難，無論公私，不可同她討論，請她判決；應該告訴他們女子應有權利參加一切關於共同生活，兒女，錢財

的討論，及參加于國事的進行。對於女子也同樣的可以解釋成人時期身體的變化，婚姻，生育，嬰兒如何長大，母親及將來嬰兒所需要的食品及看護的方法。這些裏頭並沒有對將成人的人太有可驚異或是太難講的地方。我們有多少人或者還能記得同我們朋友的密談，從撫拾得來的零碎消息，融會貫通，不知之處，憑正發育的本性在暗中補足。我們之中有人會記得，看見學堂牆上的猥褻圖畫，巡視員看見要即時報告，女教員即刻塗去，帶着一種如臨大敵莊重的神氣，使我們感覺似乎是偶然探到一罪惡滔天的祕密。一篇爽直詳確說明事實的演講足以永遠消除這詭祕的空氣，同時激動贊嘆驚奇上進的感覺。我們當中較有福氣的人，由研究書籍及讀詩興感，自己取一種較高尙的態度。雖然我們所受教育不過告訴我們將來有人要娶我們，于受教育的女子，婚姻也是極好的目標，而且雖然我們不相信通行道德的種種戒忌，我們有人還能記得我們如何保重身體，注重衛生與美貌，不敢縱慾過勞以致毀

傷身體，因為我們抱着希望將來要由我們的身體造出兒女——不是平凡的兒女，那是自然的；Prometheus（註15）身體偉大的人類，壯健，美麗，聰明，勇毅，凡由妒忌的神明所能奪來的稟賦無不畢具——一班征服自然及宇宙的神祕而不是征服同類的王侯勇將。除非已受早年訓練所完全摧殘，沒有一個女子不有這種的夢想，如果我們去激動她。如果不有，就讓她去：我們用不着她來傳種。也不要說謊言誑語騙她去做母親，而且除非她決意想要生育子女，不要不給她所以自衛的工具。

（註15）Prometheus 希臘神話中教人取火稼穡畜牧種種術藝。因而犯上帝的震怒，被縛于山崖上。希臘 Promethus 屬于 Titan 種族，此族體力魁偉，介乎神人之間，故在此指偉大之人種。

我們不應僅以無法防避為我們生育兒女的理由。我們也不應該告訴人家生育是極為尋常平易的事，無論何人，都能安逸度過，不損身體，而且培養兒女，都能勝任愉快。我們

應該坦白告訴年青女子分娩的苦痛，並告訴她們凡出于自由志願生育，所以愛兒女的母親的損心煩慮，但不要引起她們的恐慌。要靠欺誑或是強迫，叫孱弱胆小的人去受苦負責，卒使她們怨尤棄職是徒勞無補。有益的是訓練女子使有知識，有勇毅，有強健體魄，其餘的可隨她的本性與心知去告訴她，創造新的人類是值得所必經過的不便與苦痛。到知道一切事實之後，並得自由作主之時；尚有勇氣願意產育的女子，才是最合于生養子女，傳她們的熱誠與大無畏的精神。其餘的女子不過遺傳些已經貽害個人與社會不少的畏懼與哀怨。(註16)

(註16) 以爲解放的女子盡是在社會吵鬧的怨女而反對婦女運動的人，很可以自慰，因爲如果他們的意見不錯，婦女運動將要自歸消滅。愛生育的母親所生的子女也必遺傳這生殖與競存的本性，而這少數怪例的婦女運動會自絕其種！

我並不是主張我們應該謝絕科學的幫助，回到自然生產的方法，讓分娩的苦疼嚇走懼怯孱弱的女子。關於這一點，我們的批評家所告

我們的罪狀互相矛盾。他們責備我們要求科學的援助減輕痛苦，而同一口氣告訴我們如果回到野蠻人的生育方法，會使我們恢復幾千年已經遺失古人的一種暢樂與忘却苦痛。我不相信，世上凡值得稱爲人類的比較開化的種族，真有無痛苦的分娩。十八世紀的牧師引爲人類所足以自豪的身體豎立的姿勢，正是使女人吃虧的第一原因。我也不相信現代的女子比古代女子所受的苦更大，或是生產較難。現代的女子受過較仔細的診視，有難產的危險的也可以看出，而在有良醫的地方，危險的產育較可以免致于喪命。在古代，脆弱的女人常致喪命，不然便暗中受苦，沒有醫生知道，也不敢向人訴述。在野蠻狀況中生活繁殖的人並不一定像近代的Kousseaus所說的那樣康強，健壯：小孩死的比活的多，不死的也有許多殘疾，本來如有知識及相當管顧是可以醫治的。這種殘疾及天花與別種疾病所留的痕跡，及未得醫治的跌傷火傷刀傷，比接生儀器所留頭額上的瘡疤還要難看。還有一層，野蠻人較易衰

老。我們現代所看見比較尚精神壯健面龐圓滿，鑲牙補齒的男女，如在邃古的社會大半已經逝世，否則形容枯槁，無齒，佝僂的坐在他們兒女的爐旁，無益于世，遭人厭鄙。

衰老與苦痛是自然界所有。關於生理的科學自然負有却病延年的職務。起初目的只在救濟，後來乃漸進到以預防為宗旨時期。現代較普遍的醫學原則，已經是求滋養練習人身衰弱的部分，使成康強，而比較不在于用替代物。麻瘋的肢體可以恢復作用；婦人經過數次生產以後牙齒仍能堅白不變。所以如此，並非由于回到自然，是賴文明知識的漸進。就是我們的園景也是這樣造成的。我們修削殘枝，壅沃土壤，交接異種。那位崇拜自然者所食的菜蔬是科學與人工的結果：幾千年的種植，智利國的硝酸鹽（肥料），植物試驗家及園丁的工巧。我們畜牧以食肉飲乳的牲類也是經過這種人力的培養。我們以農業與畜牧為自然——在邃古時代並非自然。至于人身問題，我以為現代剛要採取正當的態度。在前

世紀，有知識的人較常用醫藥丸散。在現代我們講求生活的方法，使疾病不致發生，用飲食的節調來替代開脾助胃順氣清血的醫藥。對於養育兒女，也是同樣。而且這個態度會較普通，如果我們的當局，報章，教會，富翁，政客，能注重國中男女老幼的安樂健康，能廣傳衛生知識及供給大眾充足的宜于衛生的食料，來替代投機家所登江湖草方騙人便藥的廣告。

現再歸到我們所討論用自然與科學來適用於產育的原題。在這題目上，猶如在性題目上，有由純粹野蠻時期遺留下來的特別情緒與迷信。在日本人的倫理律中，臨盆時避免痛苦是任所不許，這與耶穌的倫理一樣，除去最近時期以外。宗教堅持的把正在盡她最重要職務的女身視為不潔，娩後須用特別禱告神明的禮來蕩滌她的污垢(註17)。這種野蠻思想在猶太教中也是通行與耶教一樣(註18)。但是同時又要教女人繁育蕃衍，換言之，就是教女人盡力的迭次經過這不潔與羞恥時期。在開始用哥羅



方(蒙迷藥)來減少我們痛苦時，大家以為這是大逆不道，君子所惡，現在大家對於避妊方法的發明更視為可惡。到今日為止，醫生及牙醫還不肯施用麻藥于妊娠的女人，替她拔起一根使她日夜痛楚傷損氣力的壞牙。事實上如果用相當的小心的巧藝，這也未嘗不可做得到。所以情形如此，是因為有一種玄妙的相信，以為最好不加干涉，聽其自然，而這種玄妙思想是起源于野蠻時代的『taboo』(禁忌)。自然生命是很頑強，我們有人無論如何總還活着，但是這似乎不是思想清楚的母親所應取的正當態度。

(註17) 見耶教禱文 Prayer Book 中 Churching of Women一節典禮。

(註18) 見舊約聖經 Leviticus 第十二章，一至八節。

老實說社會也不希望，也不願意，做母親的人思想清楚。母性是真堪贊歎，母道是真正高尚。我聽見殘酷的理想家說。無論我們多少閱歷，在現代人還是希望我們一出嫁之後，應

當跌入無知與蠻性的泥沼，並且如果男人及思報復的怨女能夠做得到時，永遠不讓回頭。據說，我們的特權是可以每年替國家養一兒子，可以擺搖籃，洗滌，補綴，縫衣。女兒治家之術育兒之道，正如我們的母親教我們一樣。這真是一副（室家之樂）的美畫：可惜與事實不符。舊式的母親並不懂治家之術育兒之道；而且她的本性也不足為憑。她的成功較是靠運氣，不是靠知識，她不是珍愛過度便是加以答楚：不是溺愛便是嚴酷，或是疏忽，貽誤子女終身。她應當姑息的時忍心，應當忍心的時姑息：她不是飽饜兒女，便是使養料不足，或是飲食失宜。自從女子也發覺有心知以後，幫助母親的書籍較有科學知識，而我們研究的問題也得有攷證及較充分的答復。凡曾經養過一歲至五歲兒女的開通的母親都承認現代的科學的貢獻比她自己的本性或是愛子之心還有實在裨益。其實，我相信所謂母親管顧及了解兒女的本性實在是她在養育第一胎兒時在幾乎不覺中習來的習慣，到第二胎兒才發育暢茂成

爲天然。所謂時髦的母親，據說是沒有這本性，怠忽兒子，其實只是用不着自己去管顧嬰兒，所以未學得這種經驗。這話也可以適用，（雖然較不確當）于自己乳哺嬰兒的比較有錢的母親。

人家總是堅持的想像野蠻婦女能夠自己乳哺嬰兒。其實她常要另尋一乳母，如果找不到乳母，嬰兒便養不活。我們因爲適應現代生活狀況，操勞過甚，又如在城市及廠區的女子，工作過多，固然使我們較罕乳哺嬰孩。但是在這地方，要求出路，也不在于回復野蠻生活，因爲我們無法將現代城市及實業制度一手推翻，只在於求更完備的知識。我們不應棒喝做母親的人，說她們不肯乳哺嬰孩是一種罪惡；我們應該指示她們，如何在產前期間保養身體，注重飲食，致力節制心性，能够使他們仍舊可以舒服愉快的乳哺嬰孩而不致於傷她們的健康，或者不至於傷她們的美貌——而同時可以照常操作必要的職務。在這地方，也是如果兒女的產育是出于自由意志，是出于母

親熱烈的願望，乳哺嬰孩較有成功的希望。如果能使母親明白牛奶與補料的化學成分與母乳的化學成分的比較，可以使她願意乳哺她的嬰孩，勝於脫口謾罵胡扯胡謔萬萬。

再論妊期的衛生。我們的先輩母親能不能告訴我們食物的滋養性，能不能告訴我們什麼是含水碳酸鹽，什麼是脛精，能不能告訴我們青菜的鈣質足以變成胎兒的齒骨，及蛋白質的應當擲節限制？我們現代所知道關於有益妊期及嬰孩的食物能達到的功效，還甚幼稚，但是雖然幼稚，並非沒有。難道叫我們放棄這些知識而回去依憑本性嗎？由按摩術及治療運動所發明的知識也可以拿來應用于妊期及產後的母親。如果我們對於腹背肌肉的作用，有較詳細的研究，也許我們能教女人用方法練習運動這些肌肉，使分娩時幾乎不覺痛苦，並使產後恢復常態與作用，較神速而完全。在現此情形之下，太堅硬或是太柔弱的肌肉一經伸張，產後不能恢復常態；別種肌肉——也許是背後肌肉——漸時失了作用，也同樣的永不恢復。

在中等階級的婦人，懶惰常是難產及身段不完全復原的原因；在工界婦女這常起因于復工過早，而這種工作過勞身體，不使身體得全身調和的運動；在兩種階級，都有缺少知識的毛病，致使母親在姙期飲食失宜，行動過于呆直小心，為種種產育疾病困難的原因。心理作用也可有不良的影響。多半的婦人，在姙期中變成神經過敏，生出一種保護胎兒的胆怯。生產不斷的母親沒有機會可以脫離這種心理，恢復常態。如用節育方法，有果決的母親在兩年中可以完全恢復她的神經狀態，肌肉能力，及神志的快樂活潑。

女子之將來的作者提起用節調飲食的方法，使嬰兒瘦小，生產較易。也許這方法是對的，但是現代的知識還未完備；而且照有些母親的經驗，限制飲食，同時多吃青菜，可使母親身體瘦小而靈動，但是也可生產八九磅重的嬰孩。澱粉質的食料正正相反，雖然使嬰兒瘦小，却反使母親肥胖不便，並且減少肌肉的氣力。我想嬰兒的大小，不能像許多人所願

意告訴我們的可以隨意主裁。這裏還有遺傳的關係。有時兒女的父親體格魁梧。畜羊的人知道他犯不着使某種大牡羊與小牝羊搭配。

但是在這些問題上要求解決進步，須靠由婦女運動幫助婦人所得到的聰明與坦白，非靠恢復古代祖先的純任自然的本性。養育兒童的知識是現代剛在開始的一種科學，而這科學進步的方向並非盡如社會習慣及道學家所逆料。這知識反抗普通的感念，非笑無必要的，無意識的犧牲，不願坐受苦痛，而反提出要求。第一樣要求便是節育，這在許多看來似乎是反對生育，但是在生育的母親，却是她的工作的基礎。

比方我們已經照本章上段所說，給我們的青年女子正當的關於身體的知識。等她們到了成年做事的時期，她們所發見的是何種的情景？如果是中等以上的人家，並不是十分難過的生活。婦女運動已經替她們奪得參加多半職業的權利；如果她們有相當的本領，也自可以謀得差事。話雖如此，自大戰以後，各階級

謀生自給的女子都感覺困難。性上面的不自由是一種難堪的重負，但是最後的救濟辦法還是在她自己手中。結婚的生活，在有一夫一婦二三子女的家庭，還可以享到相當的舒服及佳美食料。但是因為生活費的增高及男人的難得差事，致使婚姻過晚，而這晚婚的影響，使女子的身體受慾望的消磨，除非她們敢大步着現代 *Aspasia* (見註11) 的後塵。這靜待婚嫁是一樣有損女子健康的真正的危險，為守舊呆板的人所不肯正視。他會發生神經錯亂，有時幾乎致于瘋癲。

關於姪期及分娩期中女子的衛生及兒女的養育一層，中等階級的母親現在能夠實行科學所指導的教訓。固然，她不能養育多數兒女：我們聽見各方面的訴聲，說現代中等階級要使兒女得到正當教育真不容易。(註19) 據說現代最好的種族反受懲罰，將歸滅亡。這是一較大的問題之一部，屬於關連到階級戰爭的大問題<sup>四</sup>。所有自求上進的母親，從開礦工的妻至于貴族，都希望生下好的子女，能受完備的

教育，然後入知識界的職業。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將兩個階級不同而天資相等的兒童比較討論，我們不明白爲何要叫那家庭環境與飲食都不如他人，所以較難受勞苦的工人之子去受學校津貼制的磋磨（按津貼生成績須優于通常學生），而那富家的子弟可以無憂無慮上進遠大的前途。以男與男相比，女與女相比，工人的才力，本事與中等階級相等，如果使他們得到同樣的滋養，舒服，訓練。事實上，中等階級每一代，或最多兩代，必由下等階級來補充隊伍。中等階級的父母不應生育多數子女，除非他們的子女，如果強壯而不聰明，願意去當鐵路工人或是礦工。專門職業的人，科學家，美術家，考據家，高等數學家，及工程師是世界人類的精華；如果一個社會不會產生這種人，及使這種人有發展的餘地，必定不能自存于今日的世界。但是這些人也得工人的扶助：而且他們的數目也不得無限制的增加，除非有相當的增加出產與財富。一個較平等的社會制度可以減少勞苦工作，並且使無論操何職業的人，都可以得心性與知識暢茂的發展。



(註19)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等學校校長會議否決中等教育免費的提案。這可做荒謬不堪的階級觀念的一例。雖然中等階級的父母呻吟于他們子女學費的負擔之下，他們却肯採用最明白的補救法，使教育免費，因為恐怕工人的子弟也要分潤教育。如果教育與衛生問題能充分解決，階級間的困難也可以省免。

(工界)(註20)做母親的人的婦女主義領我們遠離生育子女之途。這是當然的趨勢。今日的勞工女子由她的廚房，如果她有廚房，觀望到有史以來的一個最複雜的局勢。其中有知識的女子也很清楚認識這種局勢。所以我在上面說起。雖然中等階級的婦女運動已經替女子開放職業的門戶，勞動階級的母親對於婦女運動還要有有力的新貢獻。

(註20)「工界」二字由本段意義補入，原文“feminism in the mother”之“mother”字前疑脫一字“working”。

現在預備做母親的勞動婦女的生活，已經將近于不能維持；這一點她也自己知道。待她找到一位丈夫之時，社會不給他們一間成樣

的房屋。也許他們找到一間或二間房間，房租極貴，又沒有自來水管，而有一個不宜烹飪的爐灶。附近又沒有他們吃得起的飯館。所以他們所吃的不是燒不熟的，或是潦草燒炊的食料，便是罐頭。如果妻能夠到工廠做事，在廠中飯棚吃得到比較可以的飯菜，賺點工錢補助家中的伙食費，情形也不至於這樣窮窘。

工人婦女要養一個小孩，常就得另覓一所住房。主教及武人雖然喜歡小孩，房東却不大喜歡。也許果然找到一所房間。這母親一直工作到臨盆時期，遇着難產，未得相當的看護，不久又起來工作。這種的境遇于勞動婦女並不比嬌養的貴婦容易忍受，也並不較少痛苦。也許要比貴婦還難堪，因為工界婦女從小營養不足，也許有豐衣足食養尊處優的婦女所沒有的殘疾——也許是縮小的尻盤。這樣的接續下去，生了一個又一個，一直到十個或是十一個（註21），所有的兒女都在一間房間，收入又不見增加。有機會時，這母親總出去做事補助家費。常常的要因為她的生產力過

強而挨男人的打罵。如果丈夫死，她便永遠不停的更勤苦的工作，否則將她的兒女送到貧民院。照主教們的意見，她該當受『貧民院的恥辱』（“Stigma of the Poor Law”），而照一切正人君子的意見，無論個人或國家對於她的賑助行爲，都算是『慈善』性質。

（註21）新近在 Paddington 的沙刺皇后醫院，Queen Charlotte' Hospital 有一四十五歲的女人生她第二十三胎小孩，而十個小孩是常有的事。

如果我能够有 Hecuba（註14）悲哭她慘遭屠殺子女的辯才！戰爭的罪惡已經够受：這種的屠殺生靈摧殘生命，慘無天日，應該叫天地間凡生過子女的母親起來反抗，等到這制度消滅不容于人間爲止。我們很容易流入貴族社會觀。從前已經有人流入過，結果是上了（法國革命的）斷頭台。我們所應用妖精鬼怪來欺騙威嚇的，就是這些勞動界的母親因爲怕她們利用她們的選舉權而實行自助。但是正是這些人開會討論，要求政府給她們節制生育的權利，給母親贍養費，給寡婦養老費，宣傳

關於生產的知識，看護分娩的婦女，保障產婦及乳哺婦人的休息，建築住宅及學堂，監督管理食料的清潔。這是做母親的人的最重要問題，而却是中等階級的政治家所不談及，因為在於中等階級，清潔新鮮的食品本可隨時得到。這罐頭問題要由這些勞動界的做母親的人去求解決。她現在不能廢除這驅她到工廠去的實業制度；但是她可以用人生及她子女的將來的名，要求制裁這制度的權利。對於解決糧食問題及促進國民的健康，節制戶口是基本重要。住小屋的婦女明白這層道理。不但如此，她們也知道避孕比溺死嬰兒及戰爭殺戮勝一籌。優勝劣敗的學說不適用於戰爭，猶如不適用於生育（按：戰爭每傷殺一國國民的精華）。每個有平常體力的嬰兒，如在一歲至五歲期間營養及管顧得宜，就能夠長成強健。如果勸衰弱的人不要生育，而康健的母親能得正當的看顧，可以增進種族不少。糧食不佳及人烟過密是種族墮落腦力衰弱以至于完全變成半癡症的階梯（註22）。如果我們寶貴生命，就應該

把最好的食料依法分給妊娠及乳哺嬰孩的母親，而非像現在送到肥胖老頭的俱樂部及豪闊旅舍的顧客。大概我們現在出產的牛奶及出產與進口的牛油鷄卵不足使大家分配。(註23)但是如果設法使戶口人數固定或是減少，設法互助，加工出產，制裁出口，及監督國內消售與食物的清潔，我們可以使大家食料充足，而且所得的都是真正有益身體。

(註23)MacBride 教授在「弱點的遺傳」新近一文(登載一九二五年，正月廿五日 Daily Telegraph)說：「最重要的問題是社會最下層階級的失敗墮落是由于環境的關係，還是由于先天的遺傳。這種的問題最後還須用實驗方法來解決，而正當的實驗只能拿動物作為試驗材料，因為我們沒有權利把我們的同類變成敗類。因為這個緣故，他叫我們注意到平常的金魚。金魚的怪異的光彩，原是因為于魚蛋在最初時期不得光及空氣所致。這光與空氣的缺乏使金魚長大的能力衰弱，而各部發育受不調和的阻滯。同樣的發展的阻滯可發見于人類，為致心性上與身體上弱點的真因。這種毛病最初的原因，是在母親的困餓及血

液的受毒，但是弱點一成之後，就變成遺傳性。」

(註23) 工人所吃的是罐頭牛奶，假牛油及假蛋  
黃。這些東西都沒有充分的很合需要的生機素。

要養活一島國的工業的百姓是一種個異特別的問題，須得專門家的指導管理。食料須從遠道運來，又須保存新鮮。所以有乾貨，罐頭，都得極小心防範變毒及滋養質的變壞。如果用科學攷究，這問題並不難解決，但是我們須記得他的重要。科學能幫助我們加增土地的出產；至于做母親的人的飲食，在妊娠期內，既然不易或不能完滿消化天然的礦質，鹽類等，我們可以想法變換土質，生產與她特別需要相宜的食物。

所以婦女運動者做母親的人應該要求什麼？頭一樣，要社會承認她們的工作——一切職業中的最含危險性，而最爲人所怠忽輕視的。她們應該要求社會給她們養育費。有許多人反對這種辦法，理由是做父親的人很樂于養育自己的兒女，做父親的人應該由社會要求一個充足的養家的薪俸。但是在生養看顧

小兒的還是母親，而且雖然有些母親能得她們丈夫全部的收入，有些却須與煙酒作恥辱的奮鬥才能得到養育子女身體的費用。這種的奮鬥可于國帑的耗用得一較大規模相同的例；大部分的國帑消耗于軍備殺戮的用途，只有一纖微部分用來幫助救濟人生。如果 Jason 非弄他殺害的玩具不可，他儘可不必生育男兒來受殺害，或是生育女兒來受罪終身。他應該絕嗣。我已經說起這已是現在的情形，不是一種有意的反抗，但是在一使青年無希望無快樂無機會的現此世界，聊充作一種絕望者的辦法。

做母親的人有權利可以要求在前後生產之間應有兩年的休息，而且有決定兒女數目的權利。有些母親，生育的本性極強，而且經驗越多，越覺做母親的快美；這種人應當做成好的母親，很可以有大家庭。她們也可以幫助別人管理嬰兒學堂（玩所），在這種學堂，一歲至五歲的小兒可以有每日一頓的正餐。但是有一點極端重要，就是有兒子的婦女不應被擯

出于社會公共事業之外。大概最合理想的是使女子繼續她的教育至少到十八歲，在廿四歲時產第一胎兒，以後也許再生三兒，每兩胎中間有兩年的距離。這是假定一大部分的婦女不願意生產，到三十五歲時候，在有好學堂，方便的住宅，管理得宜的飯館的社會，每位有四個小孩的母親應該有功夫再加入社會上的公共事業。這並不一定叫她同她的兒女分離：他們可以上日校。但是這母親應該在學堂（註24）廚房，醫院，商店，工廠，或是議院，做她最相宜的工作。這樣她的主張可有勢力，她對人生的態度能夠灌注于社會；不然這社會要全被男子及未婚嫁的女子的觀念所支配。出嫁的婦女的加入所引起的失業與競爭問題實在只是戶口壓力思想籠統及組織欠妥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詳細討論，已不是本書的範圍。

（註24）我極相信做母親的經驗有益于教師，比單純的結婚經驗還好。有些婦女，連教育也在內，覺得兒童討厭；等到自己有了兒子，才感覺各種年齡大小



---

的兒童都是有趣。

結末，我可以說，除非有最重要理由，社會永遠不可禁止男女做父母的機會。所以兩年以上無子的結婚，如有一方願意，即可解除婚約。以外還有別種應該承認的解除婚約的理由。婚約應該實際上算做一種做父母的婚約，所以不應該輕易訂成。



(五)  
Jason 與 Admetus (註25)  
男子

在我們未做全書結論之先，請先總括的敘述男子的毛病所在。他們今日固然非像與我們作戰開始時期的殘虐無道；固然他們的不滿意于女子的驕矜，非屬無因；女子不但要證明與男子平等，還要進一步證明她們較男子優勝。也許我們可以根據科學理由提出這種要求，可以說女性的成胎既然比男性需要多一

『色子』 ( chromosome : 按即精卵中之一部 ) 所以女性比男性較爲主要。如果我們如此想法，求到星中去獨住，用單性生殖法 ( parthogenesis ) 生產嗣裔，結果要使我們的驕氣大受挫折。我們有理由可以預料，這種的兒女必定都是男性。至少這是試驗海蝟時所得的結果。但是在對方，男子也常要假說我們的獨立聰明只是一時的賣氣力，結果還是要歸到男人的勝利及女子的服從。他們承認我們的得到自由發展身體，使我們佔于優勝地位，而思想較清的人，勸他們的同性要振作精神來同我們並駕齊驅。別的男子在後方可憐的滾金蘋果，但是 Atalanta 却向前奔跑。(見註7)

(註25) Admetus 爲 Jason 所率領探取「金羊毛」隊隊員 Argonauts 之一。因爲命運之神要同他爲難，曾歷過種種苦劫。

我相信男子的教育與眼光確比薰染婦女運動自由空氣的女子的教育眼光守舊頑固。男子還不覺悟女子觀念的改變，也不竭力謀所以適應于這改變情形之道。他們必有走上此路的

一天，因為雖然女子最高的願望確在得男人的歡心，然而男人的最高的願望也未嘗不是想來討好女子。我相信他們所用來責難我們的清淨主義或是節慾主義，在他們自己還有強猛的勢力。在過去的兩性戰爭中，男子曾向女子作一句恭維話，或是奚落話，說女性的心受着女性的身體的調和的影響。我們可以回駁說，心與身相對的二元論是一種特別表別男性的哲學；並且是男性已經應用于日常生活的哲學概念，如分別戰士與思想家，獸呆的運動家與瘦弱的文人。常是有知識又強健的女子須選一軍界男子，不然就是 Chaucer 所描寫的大學學生。(註26)如果她選前者，便如同鑽進古代去。這個男人樂于殺戮，無論是屠殺動物或是他的同類；他心中還是確切相信女人可分為兩種，好的與壞的——兩種都須有一個主人給她制馭監督。他的妻須要小心于迎受他的撫愛的態度，否則要派定一個無恥或是不貞的罪名。最要緊是要守禮，雖然運動遊戲及古代經書使英國人士知道非耶教（希臘羅馬）思

想的玄美及男人裸體的快樂，對於女性方面他還是茅塞固蔽。他鄰近內室與外過少有晨曦野外春光明媚的意味。找外過時只見天鵝絨與繡金的絲襪；在家中只是煙斗，爐邊的大椅，晚餐，及一裝飾淡素的臥房。談話時只是男子唱獨角戲，女子只有點頭稱是。他要慈愛兒女，如果兒女孝順；也要保護他的愛妻。他永遠不肯使她得到一個魂飛魄散之樂。女子怕他，也許要欺瞞他。

(註27) “有一個牛津大學學生，

學了多少年的邏輯。

他一匹馬瘦的像一根絨把，

他自己也不十分肥胖，

我推測，

……

他願意的是在床側

有二十卷黑皮赤皮的書籍。” (見Chaucer)。

說到文人，他正在竭力圖謀忘却肉身的需要——也許因為學術界所遺留僧寺的傳統，也許因為他感覺Jason (見註1) 討厭。女子也在應當忘却之列。她是一種牽累，負擔，煩擾，

一種物質的侵犯于思維的世界。至于兒女與家庭生活——這簡直是了結一切的思想，一切的藝術。依他的意見，做重要精神工作的人，如果要有循性的生活，只能限于發作時間。如果女人一定要跟他作陪，那麼一切的責任由她去負；她須得管顧伺候他；男子不要她時候，也就得走開。這種對本性自然作用的輕蔑，就是現代智識界男女生活所以缺少精神的原因。他們對自己的稟賦生起畏忌，生怕性慾要奪取他們的自由，所以永遠不肯縱性所之。一部分，是他們還保守中世紀的傳統觀念，以為要不愧做精神宗教工作，男女須各分道揚鑣，捐除俗念；一部分是他們受物質主義偏狹觀念的影響，照這觀念只有物體受力的驅使，在宇宙間馳逐飛奔，只能逼近他種物體，不能與他種物體結合。這兩個觀念聯合起來蹂躪我們的世界，使歸于無愛與絕望。

舊式的心理憑恃宗教的誠命與慰藉，及教會的紀律來做個人自由的防範；較新式的心理被機械主義（機械主義不過就是以理智制馭

物質)所壟斷，而且求由國家妥善的組織，使成爲人人各盡其能的一種社會。在這兩種觀念中，男女間或個人間的相愛，都不視爲緊要。其實凡一切人倫的關係，都不視爲重要。耶教的博愛觀念在往時極有勢力，但是現在不行，因爲他建造于現代人所不能承認的上帝，教道及教會的基礎之上。『愛你的鄰右如愛自身』如果沒有知識與了解以爲補助，也是不足，但是依理智的唯物派對於人倫，尤其是對於女人與性的態度——比如，Bolsheviks 的態度——也跟耶教觀念一樣的缺乏人類尊嚴的感覺。一夫一婦制及濫交的放亂兩樣共同的基礎就是輕蔑性愛與個人的性格，兩種意見都以爲男性好女，女性好男，如此便是，不分那一個男與那一個女。說來還是靈肉分別立論的不是。性愛不過是一種肉身的需要而已——跟人生重要職務沒有關係。科學已經給我們一較新的對物質的態度，可以影響于我們的想像力，而改變我們的對性及個性的觀念。力，競爭，團結，接觸可以變成溫



柔，無抵抗，調和，聯絡！不由倫理觀念的改變，而由科學思想的變更。我們不再把心與物視爲互相抵觸互相侵犯，因爲心與物只是同一個力的表現我們再不能把身與心的美德或是墮落分開。我們再不能看重那種壓迫或是不管個性聯合的性愛。

環觀這些禁忌與迷信，一班奮鬥流動的個人與國家——我們將何以建設新的理想？也許我以上所論，讀者將以爲離題太遠，但是我不相信生活可以任意隔斷，如船上的艙房。在普通選舉中，哲學與性問題比政治問題還要重要。反抗強盛耶穌教國的開始，只在少數的人以爲享受美酒佳釀或是性交不一定就應下降地獄。一國的風俗法律，間接而至于他的內外政策，都是基于個人行爲，基于父子夫婦的倫理關係。所以我們的改造須以男女的關係爲先。我寫這一段時，想到一件中國磁器，上面畫着一位賢者，或是詩翁，及他的書卷與長煙筒；一位美人在他肩旁觀視，在旁一小妖似的兒童正在玩耍。我料想這位中國畫家必非

假定那位詩人要做劣詩，或是如果是一位賢者，那位賢者要著述不通的哲學。正正與此相反，親愛，博學，有兒女，這是造成中國人調和的生活的哲學觀念。與中國人的光明正大承認人性相比，我們耶教的顧忌性別及鄙厭身體，可以說是猥邪。

如果我們要兩性和好，並由他們的和好一致，來改變現在支配我們的政治及支配我們的人生態度的觀念，男人須要用心來理會婦女運動者所求的目的。單靠謾罵下去，或把這事看做無關重要，是不濟事的。女子也應該思想清楚，在言行上勇毅，誠實，既不為一時之樂而拋棄一切，也不逢着機會便屈服于過去時代的殘虐道德之下以為樂。第一樣，無論男女，我們總是人類。社會上有許多工作，男女可以同樣的勝任，如果得着同等的訓練與機會。還有別種的工作，非委托對方去做不可。各方都不得以對方所做的事為可鄙。生活與調和，寬大與和平，這是婦女運動所提倡最好的理想。我們相信個人與國家都可以實行這些理

想。男子在未繼續殘殺，爭鬥，貪圖，戰爭以前，肯不肯停足省察一下？我們能不能勸 Jason 離開野蠻，勸 Admetus（見註25）却除他的恐惑？能有身心，想像強健的生活，能無畏忌，無羞恥，不畏死；能消除這些卑劣品性在道德政治上的勢力——這是我們所期望于現代的男女。要能臻這種絕境，我們須有毫無顧慮縱性任情的相愛，有永遠施予不覺匱乏的深情。我們所需要的不在回到野蠻，回到本性。純粹的野性已不適用。我們的身體已太為遺傳的習性及知識所化孕，身體的長成已太受科學的發明所包圍。男人與女子不是塑像泥偶，也不是蕩魄幽魂：他們是互相知心互相團結的靈身，是奔騰澎湃，共慶歡聚的狂流。世上人間沒有一件事可比男女身心的契合；捐棄雙方的畏忌，仇意，在愛情中第求對自己對宇宙最完滿的認識。這不是尺度所能衡量，也不像水管可以隨時開閉。來不可抑制，去不可強留。這種的際會非由宗教，非由凡俗的理智，也非單由壯健的體力粗鄙的勇毅所可得

---

到。妒忌終是滅亡。二元主義終覺荒謬，強生分別也是徒然。你自己心裏須有創造的思想：生命的泉源，及汪洋的澎湃——這樣你才能夠改造世界，蕃衍生殖一班不知有人類的怨妒與卑鄙的神明苗裔。

